鍾理和的生命觀照-以日記為主的探討

蔡慧崑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摘要

本論文以鍾理和日記為主要文本，參酌書簡、散文、小說等其他作品，來探討鍾理和的生命觀照。鍾理和日記顯示知識份子的存在自覺，勾勒出兩岸近代歷史的輪廓，筆觸由激烈轉為冷肅；鍾理和日記揭櫫他重視生活與寫實的文學理念，體現其堅韌不屈的創作生命力；在日記裡，鍾理和描繪故鄉美濃的美麗與哀愁，為農民生活困境鳴不平，流露悲天憫人的情懷；在日記裡，鍾理和刻畫自己與疾病搏鬥的心路歷程，展現積極的求生意志；鍾理和日記道出他對妻貧子病的不忍與愧疚，透過回憶、懷念的書寫，撫慰生命之中不可承受的創傷。

關鍵詞：鍾理和、生命觀照、日記

Email：thknsysu@yahoo.com.tw　　Tel：0921037730

ZHONG LI-HE'S THOUGHTS ON LIFE：A DISCUSSION CENTERED ON HIS DIARIES

Hui-Kun Tsai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centered on Zhong Li-he's diaries and takes reference to other works such as Letters, Prose and Fiction to explore Zhong Li-he's thoughts on life. Zhong Li-he's diaries showed that the existence of intellectuals awakening and outlined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ross-Strait. Turned fierceness into quiet. Zhong Li-he's diaries revealed that he attached importance to literary concepts of life and realism, reflected his tenacity and creative vitality. In his diaries, Zhong Li-he described the beauty and sadness of his hometown, Minnong, to give off sound of peasants' plight of their life. Zhong Li-he revealed compassionate feelings. In his diaries, Zhong Li-he expressed the mentality of wrestling with illness and showed a positive will to survive. Zhong Li-he's diaries showed his self-accusations of wife's hardship and children's diseases, through memories, miss writing, to soothe the unbearable wounds of his life.

Key Words：Zhong Li-he, thoughts on life, diaries

Email：thknsysu@yahoo.com.tw　　Tel：0921037730

壹、前言

日記是鍾理和傳世的文學作品之一，記錄他最後十六、七年的人生經歷，時間起自一九四二年，迄於一九五九年，寫作地點包括北平、臺北和美濃。看似瑣碎的文學敘事中，鍾理和率真地道出他對日常生活的觀察與感觸。在日記裡，我們看到：作為知識份子的鍾理和，關注二戰結束後的中國政局和臺灣社會，感慨係之；身為作家的鍾理和，努力踐行自己的文學理念，在現實逆境之中創作不輟；身為農村子弟的鍾理和，樸實地描繪美濃鄉土景致，流露對農民生活辛酸的悲憫；為肺疾侵擾而成病人的鍾理和，堅強應對病魔的摧殘，展現其求生意志；作為丈夫和父親的鍾理和，對妻貧子病的處境深感不忍與愧疚。質言之，鍾理和日記不僅是他生命實踐的縮影，亦是他心路歷程的寫照。彭瑞金〈日記裡的文學〉一文便指出：

> 鍾理和的日記內容，可以說森羅萬象，卻又可以簡單歸約為生命的體驗和創作的素材兩項，從日記裡看出，他有隨時隨地思辨事理的習慣，總是把所得記在日記裡，因此，看似瑣碎的日記，卻因為記事體裁的率真、直接，讓我們看到鍾理和心靈豐富厚實的一面。尤其，鍾理和人生最後的十三、四年間，不是在生病、療病，便是在養病，創作上顯得心餘力絀，……日記裡，不僅顯示他是一個勤奮而興趣廣泛的閱讀者，更有深度廣度都不是他的正式學歷可以丈量的世界觀、人生觀。……日記不會也不用作假，它是寫給自己看的，公諸於世，是意外，也是偶然。……也只要翻開他的北平日記，才可以清楚他對中國內戰的觀點。一旦讀過他的二二八日記、病中日記、讀報摘記、閱讀心得、時局感言，就可以說把鍾理和文學的構架描繪出來了。鍾理和一生苦短，寫出來的作品不算多，發表的尤其少，他的日記適時地扮演了記錄他的文學夢土的角色，鍾理和一生沒有被發現留下任何正式的評論文字，他的日記裡卻能放論古今名家的作品，間接地表達了自己的文學觀。[1]

日記作為具私密性、真實性的文字書寫，較其他文類更直接貼近鍾理和的生命感受，更能真實呈現他的心境與思維。有鑑於此，本論文以鍾理和日記為主要研究文本，參酌其書簡、散文、小說等作品中的自傳式描述，析論鍾理和的生命書寫與自我詮釋，共分為「前言」、「對時代變局的關注與感慨」、「對文學創作的體認與堅持」、「對鄉土生活的素描與悲憫」、「對疾病治療的觀察與調適」、「對妻兒困境的不

[1] 見鍾理和著，鍾鐵民總編輯：《鍾理和全集》（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09 年），冊 5〈附錄二〉，頁 272–273。

忍與愧疚」、「結語」七部分。鍾理和的日記書寫，呈現他在不同時空之下經常或偶然觸及的生活議題，反映他長時間或短暫關切的事件，有連續書寫者，有因時空背景轉變戛然而止者。本論文採取主題式的論述，旨在爬梳鍾理和日記中經常觸及、長時間關切的議題和事件，依循文學作品分析與個人生命史印證的進路，走進作家的內心世界，解讀鍾理和其人生命觀照之特色，間亦探討其連續書寫或戛然而止的因由，俾能瞭解鍾理和如何看待人生的際遇，刻畫生活的樣貌，進而調適生命的困境。

貳、對時代變局的關注與感慨

一九四〇年八月，鍾理和因同姓的愛情受阻而偕台妹奔赴瀋陽，翌年長子鐵民出生後遷居北平。日記顯示，鍾理和廣泛閱讀報章、書籍，留意時代的脈動，關注二戰結束後的中國政局與臺灣人的處境，對當日之政局、時事屢有評論、批判。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中國抗戰勝利，臺灣脫離殖民統治，鍾理和有撥雲見日之感，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四日的日記寫道：

> 看到緬甸戰線祖國的勇士們活躍在硝煙彈雨之下的英姿，不覺潸然淚下。是悲是喜抑所謂悲喜交集。以往日本的教育宣傳？極力對吾人灌注帶有輕蔑與不肖的氣氛的「支那兵」，今日吾人才真正見到祖國勇士們實在的姿影，卻知道前此所抱見解之錯。這淚珠莫非為今日之掃開雲翳重見天日，且知道祖國亦有此偉大，因而自尊得到滿足而流淚的嗎？祖國呀！起來吧。號角吹鳴。歡迎國軍。人心欣忭而起舞。[2]

和許多人一樣，當時的鍾理和對祖國是有所期許的，正如他對原鄉有所憧憬。但身為旅居北平的臺灣人，鍾理和對時代的、生活的前景並非全然樂觀。在此之前，鍾理和於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的日記描述「臺灣省旅平同鄉會」的結成典禮，即寫道：

> 人聲、喚呼、笑顏、熱情……太陽、青天。大門交插著飄揚的國旗與黨旗。在異族支配與蹂躪之下，踱過五十餘年的人們，感慨當無也。……中央沒有來賓蒞場，祖國對台灣是否抱有關心？疑問、苦悶、不滿。[3]

大戰結束，旅居北平的鍾理和原本同許多厭惡日本殖民統治的臺灣人一樣，抱持興

[2] 見鍾理和作，鍾怡彥主編：《新版鍾理和全集》（高雄：春暉出版社，2009 年），冊 6，頁 19-20。

[3]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7-8。

奮、期待的心情迎接新時代的到來。然而，身為知識份子的理智使鍾理和沒有陶醉在勝利的歡愉中，反而敏銳地察覺中央並未派員參加臺灣同鄉會的結成典禮，直白地表露他對祖國關心臺灣與否的疑慮和憂心。

鍾理和於一九四五年十月二日的日記指出：

國人對臺灣的山海經式的認識與關心。[4]

同年十月九日的日記亦載：

正報登有一篇新約卞先生的臺灣素描。這裡頭所顯露的偏見與歪曲，簡直可以說是造謠生事。也許記遊之類非如此不足以引看者之興趣。故無怪此等文章皆像誌怪也。這位新約卞先生說：臺灣溫度總在九十五度以上，而且地震之頻「使一般土人在定期會時常說：『我在上午地震後必去看你』」於是他記數他在一年之中竟經驗至九百餘次之多。新約卞先生更興頭十足的說，於十六七世紀時，中國有大批大部分是屬於「客家」的遊牧民族移到臺灣去。而「這群人是以吃人肉為快事的」。並且「他們也無什麼成績」。[5]

他以一種反諷的、針砭的語氣指出當日祖國之人沉溺於抗戰勝利的喜悅，對於受日本統治五十餘年的臺灣其實懵懂無知，停留在如《山海經》故事般傳說的、誌怪的、荒誕不經的錯誤認知當中。這樣的錯誤認知，導致原本高興重回祖國懷抱的臺灣人處境尷尬且壓抑，甚至遭遇冷落和歧視。可與日記相參者，如鍾理和散文〈白薯的悲哀〉描述白薯（喻指臺灣）的小孩要買國旗，就被人問及：「你是要買哪國的國旗？日本的可不大好買了！」[6]在祖國居留的臺灣人，「它常是和朝鮮人什麼的被排在一起」[7]。〈祖國歸來〉更指出：「台灣人不被優遇，各處受到歧視、欺負、與迫害。唯奇怪的是，此歧視、欺負與迫害，卻都受自國家。……難道台灣人五十一年奴才之苦，還不夠嗎？」[8]質言之，抗戰雖然勝利，但臺灣人並未贏得尊嚴，反而備受來自祖國的冷遇與歧視。鍾理和的憂慮其來有自，不僅是一個知識份子的時代洞察，亦是身為臺灣人的存在自覺，更可謂戰爭結束之初普遍臺灣人既期待卻又受傷害的國族認同、身份認同的心聲表述。

鍾理和對祖國有所期許，無奈戰後中國的問題層出不窮，政局、時勢已然積重

[4]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18。
[5]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24。
[6]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5，頁 16。
[7]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5，頁 21。
[8]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5，頁 271。

難返，他在日記中屢屢加以針砭，[9]直率、激烈的言辭中有著些許無奈。如一九四五年十月九日的日記，鍾理和揭櫫戰後中國政治界瀰漫著貪污、腐敗的官僚習氣：

> 淪陷區政治界的頹廢萎靡、腐敗、貪官污吏的橫行，這些使國民陷於絕望與詛咒，故人們對內地抱有甚大的希望與期待。然被憧憬與被信仰的重慶，果能滿足他們的此種慾望——企求與渴望否？第一個官僚，第二個官僚，第三個還是官僚！[10]

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九日的日記，鍾理和描述戰後的北京只是名稱改回北平罷了，至於人們靡爛的生活則與勝利之前無異：

> 於今想起來，像是歷史的戲弄，亦只有「平」「京」二個字的改換而已。上至紫禁城之大，下至街頭乞丐之微，以及跳舞場、麻將、香檳、戲子、妹妹我愛你、高德旺在廣播電臺說相聲、各個院子的穢水與髒土使主婦們皺起了眉頭……這些這些，一點兒不改舊樣。[11]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廿三日的日記言及共軍蜂起之勢：

> 各地共軍的蜂起與政府的狼狽，人民的呼籲。共軍獎勵破壞交通，規定破壞鐵軌一根賞洋千元，電線一斤百元，電桿一根五十元。並強迫民眾每日交出鐵軌、枕木、道釘若干。[12]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廿九日的日記，鍾理和指陳戰後中國從民間至政府勢不可遏的通貨膨脹危機：

> 記得前幾天，即偽銀與法幣折合率——一對五——公佈後二三日當局即以報紙告誡商人，不要藉此機會將物價抬高，犯者決嚴重處分云云，說了一一大套。後來商人是否要抬高物價那是不知道的。但當局卻像完全忘卻了他自己所說的什麼似的，居然藉此機會一下子把郵費抬高了十倍，火車費抬高了五倍。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例子很多，此亦可歸入此裡頭。[13]

一九四六年一月四日的日記，鍾理和直言貪官污吏藉國共內戰、和談撈取國民的血汗錢：

---

[9] 邱秀春指出：「鍾理和淋漓盡致的譏評時事，令人感到痛快，因為他說出了許多百姓的心聲與企盼，同時也說出了許多知識分子不敢說出的真話。」見邱秀春：〈鍾理和在中國〉，收入林慶彰主編：《日治時期臺灣知識分子在中國》（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4 年），頁 302。

[10]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24。

[11]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43-44。

[12]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46。

[13]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48。

> 國共一邊在重慶開政治協商，一邊在全國各地進行龍虎鬥，這叫作且戰且談。在這中間夾雜著國民的呻吟、呼號，而一般貪官污吏更站在這上頭，一邊吆喝著一邊盡量把洋錢——國民的血與汗往裡撈。這是勝利後的中國所有的一切。[14]

對鍾理和而言，是「祖國」亦好，是「原鄉」也罷，戰後的中國每況愈下，帶給他的失望明顯多於希望。頹靡、貪腐、通膨、內戰，誠然是戰後中國寫照，人們沒有因為抗戰勝利獲得利益，還得身受其害。鍾理和的日記表露他對時代變局的關切與憤慨，卻也隱隱道出無力回天的苦悶。

此外，身在北平的鍾理和曾目睹戰後民眾毆打「日本鬼子」的瘋狂行徑，他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六日的日記裡感慨寫道：

> 記得不知道是甘地或者是誰曾說過：最可怕的是瘋狂了的民眾。他們彷彿失了理性的一群猛獸，將人來打獵。……他們是完全的愛國者，他們教訓侵略他們的敵人是完全出於愛國的至誠。只要他認定你是該打的，即是「日本鬼子！」他們那已忿怒的拳頭便會照準你的額門打下去，或把你從洋車上像一件東西似的一腳踢下來，一點兒不差。[15]

中國人壓抑已久的仇日情緒隨著戰爭的結束終於爆發、擴散固然可以理解，但許多非理性的作為卻不應該因此被合理化或縱容。鍾理和在日記中對民眾醜陋而殘酷的報復行徑及愛國熱誠之無限上綱提出批判，反對冤冤相報、恃強凌弱的正義感和人道關懷的精神溢於言表。

一九四六年三月，對原鄉幻滅的鍾理和偕家人返回臺灣，返回了他所熟悉的生活環境。一九四七年正月，鍾理和因肺結核病情惡化，北上臺大醫院治療，從而見證了「二二八事件」。鍾理和於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日記描述：

> ……半頃，在自己所住第一內科病房後面不遠，忽然傳來一連串怪似鞭炮的聲音，看看街道則見很多人驚惶而跑，狀極慌亂。據云那地方是長官公署，那聲音是槍聲，事情是長官公署前已架好了機關槍，正在向手無寸鐵的無辜掃射。事情是由昨天便發生的，據說是如此……昨天專賣局要取締街頭私賣煙草的煙販，一個取締員以手槍把擊傷了一個賣私煙的婦女。當場目睹此狀的群眾心甚憤懣，群情洶洶便趨前欲詢究竟，取締員更開槍擊斃一人。這便是導火線。群眾甚激憤，便將公賣局團團並且牢牢圍住，見是外省人便打，不問什麼，不分皂白。當晚民眾在各地街衢鳴鼓聚眾，聲

[14]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52。
[15]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31–32。

聲要打出豬子及豬孫。事乃由此擴大而波及全市各機關，各機關俱關門避難，各街道便展開了鬥爭。外省人在民眾咆哮、忿怒、憎恨、拳頭、腳底、棍棒之下呻吟哀號、求饒、仆地流血、抱頭鼠竄或者竟至斃命。[16]

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的日記描述他和醫院看護的對話：

我們又談到負傷者的醫藥費。「當然政府要負這責任的！」那年輕看護說。這時坐在她身旁的另一個看護插嘴了。「政府不拿出來也不要緊。」她說「社會是會拿出來的，只要社會還有良心、正義！」我意外地受了一刺，不自覺地抬起眼瞧那說話者。[17]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的日記亦寫道：

早飯後走出院門口，茶房那裡正有一堆人在搶著今天的新報——那是《新生報》。往公園門口望，馬路上的行人雖然比昨日多並且也鎮定（只覺得如此）但肅殺、荒涼、陰森森之狀還感覺得到。事情似乎並不能如此簡單就完結。……晌午前藍先生至。他是由基隆搭載貨車來的，但車在路上出了幾回毛病，到了松山，不能走了，他們只好走過來。他說基隆情形嚴重並不減台北。[18]

相對於北平時期日記慷慨激昂的批判，鍾理和有關二二八事件的日記筆觸顯得冷靜客觀，大抵是將眼見耳聞之事件忠實記錄下來，鮮少有主觀的評論，很可能是當日肅殺的政治氛圍令他不得不謹言慎行。

值得注意的是，鍾理和於一九五〇年十月十四日確定手術成功後的日記寫下：

和鳴死[19]

短短三字，對鍾理和來說，卻像生命的印記一般難以抹滅。據鍾鐵民總編輯的全集版本，鍾理和日記裡「和鳴死」三個字是以放大的粗黑字體書寫的，[20]似乎更能反映此一事件在鍾理和人生中的巨大和震撼，更加透露甫重獲新生的鍾理和聞知其同父異母弟鍾浩東（本名鍾和鳴）死訊後不能接受卻又不得不壓抑的矛盾心情，因為事件的背後實蘊含著臺灣社會風起雲湧的變局。鍾浩東是鍾理和感情深摯的胞弟，也是他的益友，對鍾理和的原鄉情懷與文學生命有關鍵性的鼓舞和影響。鍾浩東之死直接促使鍾理和對政治氛圍轉趨隱忍、噤口。[21]鍾浩東曾赴中國大陸參加抗

[16]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61–62。
[17]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70。
[18]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71–72。
[19]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148。
[20] 參見《鍾理和全集》（鍾鐵民總編輯），冊 5，頁 140。
[21] 參見傅含章：〈論鍾浩東對鍾理和之影響〉，收入六堆文化傳播社主編：《鍾理和.鍾浩東昆

戰，戰後返臺擔任基隆中學校長，後因《光明報》事件被捕入獄，最終遭受槍決。而基隆中學《光明報》案，正是臺灣白色恐怖時代早期的重大案件之一。[22]牽連所及，後來在美濃靜養的鍾理和也曾有多次被盤查的經驗，鍾鐵民就指出：「……一種是他們害怕政治迫害，因為白色恐怖的壓力太大，例如我的叔叔鍾浩東就是被槍斃的，好幾次刑警到我們家去，翻開蚊帳要父親把動手術的部分給他們看，有種隨時都會被抓去，抓去後很可能會被槍斃的恐懼……」[23]凜於白色恐怖的壓力，鍾理和日記在「和鳴死」三個字後頭沒有對鍾浩東死亡的事由作任何描述、表示任何看法；他選擇留下空白，卻彷彿是一種無言的抗議，留下無盡的弦外之音。

儘管如此，從鍾理和的小說作品裡仍可尋繹他對鍾浩東的零星記憶。後來鍾理和因為讀《梵谷傳》，有感於梵谷（文生）和弟弟西奧的情誼，在一九五八年二月廿二日、二月廿三日的日記中，仍壓抑不了對鍾浩東的想念，不忘呼喚著：「啊啊！和鳴！你在那裡？」[24]用微弱卻真誠的聲音，悼念他的兄弟，並標誌、見證那段沉默的臺灣歷史。

鍾浩東遭槍決以後，鍾理和極少在日記中評論時局，只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五日的日記中對「劉自然案」提出看法。[25]

葉石濤曾評論鍾理和小說《笠山農場》說：「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時代風暴，使鍾理和的小說世界變形，他放棄了嚴正的主題，只在狹窄的人性領域裡耕耘。他的小說並沒有被扭曲或傾斜，他只是盡可能躲開罷了。」[26]大陸學者也指出鍾理和作品的風格差異：「前期作品主觀色彩較濃，常毫不掩飾地盡情宣泄內心的激情，喜怒哀樂溢於言表；後期作品風格則趨於平實，常用第一人稱敘述手法，像一個飽經滄桑的朋友在對著你娓娓而談，內心的激情隱藏於不動聲色的冷靜筆觸之下，感情深沉，內涵蘊藉。」[27]所謂「激情」，就是對現實的批判，而鍾理和由激情到隱忍的風格變化，不止小說，亦著實展現在他的日記寫作之中。

仲百歲紀念學術研討會專輯》（屏東：屏東縣政府，2015 年 12 月），頁 1–11。

[22] 參見蔡慧崑：〈論藍博洲《幌馬車之歌》所呈現的鍾浩東形象〉，收入六堆文化傳播社主編：《鍾理和.鍾浩東昆仲百歲紀念學術研討會專輯》，頁 12–37。

[23] 見彭瑞金總編輯：《鍾肇政口述歷史：『戰後台灣文學發展史』十二講》（臺北：唐山出版社，2007 年），頁 59–60。

[24]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263。

[25]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239。

[26] 見葉石濤：〈新文學傳統的承繼者—鍾理和—《笠山農場》裡的社會性矛盾〉，收入簡炯仁編纂：《鍾理和逝世卅二週年紀念暨台灣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要》（高雄：高雄縣政府，1992 年），頁 45。

[27] 見公仲、汪義生：《台灣新文學史初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頁 80。

參、對文學創作的體認與堅持

鍾理和旅居北平便專注文學創作，閱讀中外文學書籍和報刊，吸收文藝知識。他定居美濃之後，亦勤於閱讀、寫作而不輟，與文友書信往返，每每言及創作之事，時常評論古今名家之作。鍾理和對文學創作有其體認與堅持，他的文學觀由日記可見一斑。

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二日的日記，鍾理和指出：

> 魯迅先生的敵人增加了，戰友增加了，戰線也延長了。但這時候他仍然發現它的老朋友，那手下敗將阿Q出沒於敵方，甚至可哀的混進自己地戰線裡，這使他好笑、高興、然而也無聊——他早已不把阿Q當作唯一的戰鬥對手了。——歐陽山：魯迅主義。
>
> 他常鼓勵年輕人做種種工事……但他自己像老於捉蛇有癮的人一樣，有時隨手一撈就捉起一個活蹦的阿Q。——歐陽山[28]

歐陽山是三〇年代的左翼作家，曾與魯迅有密切的往來。鍾理和日記中摘錄其〈魯迅主義〉一文的內容，似有意藉歐陽山對魯迅的理解來抒發自己對戰後中國政治貪腐、社會頹靡的不滿。

一九四五年十月廿八日的日記亦載：

> 魯迅的路子——。魯迅的路子在現在是行不通的。他太激烈、太徹底了。把這法子適用於現在，那是傻子才肯做的。因為不啻自動的斷絕了昇官發財的機會。一輩子甘願做奴才。聰明人是不走這條路子的。又一個魯迅的路子——。魯迅本來是學醫的，在仙台醫專，因在課餘的電影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做俄國的奸細被日本人牽去砍頭時，一陣心血來潮，遂拋下他的解剖刀與白披衣跑到文學裡去了。他以為想要救中國捨文學無他，而它是最快的方法。然而俗語說得好，聰明一世，懵懂一時，魯迅先生在這裡竟大大的算錯了。他還不如快去茅山，由茅山老祖借來一把斬妖劍呢！印在紙上的冷冷的字究竟是無用的，他不如向準橫行在白日下的妖魔鬼怪們的脖子上「嚓」的一刀劈下去管事。我相信只有去掉那一小部份或者是大部份的人，另一部份的人才能得救，才有法子活下去。而欲去掉那一部份的人，大概除開殺頭以外，是沒有更好的辦法的。[29]

乍看之下，鍾理和似乎對魯迅棄醫從文、以文學喚醒中國人心的道路不以為然，事

[28]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6，頁35。
[29]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6，頁41。

實上，他所走的道路亦不啻為「魯迅的路子」。放眼戰後的中國，政治、社會問題重重，國民劣根性仍舊存在，失望之餘，鍾理和對原鄉的憧憬幻滅，不禁懷疑文學是否真能有效改革社會，甚至發出要將那些橫行的妖魔鬼怪殺頭才能救中國的激進想法。澤井律之曾評論這則日記說：「鍾理和的魯迅評論，應該是想透過魯迅這個文學家，審視文學的無能和他自己的無力感，再一次自問文學對他本身的意義。換個角度來看，這也顯示鍾理和如何用心研讀魯迅的作品，又如何受到魯迅的影響。」[30]

由一九五〇年四月三日的日記，也可看出鍾理和的文學創作受到魯迅的影響：

> 讀〈在酒樓上〉。寫「如此故鄉」之一的〈竹頭庄〉，約得一千字。眼高手低，筆不從心，寫來深覺惱恨。魯迅引過他所忘記了名氏的人的話：要極省儉的畫出一個人的特點，最好是畫他的眼睛。然後說常在學這一種方法，可惜學不好。然而，於我，最感苦惱的，還是會話的處理。引車賣醬者流的話，通常都以為是俚俗可鄙的，可是在我看來，卻比所謂正人君子也者，或任何知識份子的語言，都要活潑有趣，如果處理得當，裡面是有好文章的，可以給作品帶來生動力。[31]

鍾理和在閱讀魯迅作品中獲得啓發，以魯迅作為模範，吸收相關的文學創作技巧，鍾理和的小說〈故鄉〉四部與魯迅的小說〈故鄉〉便有共通之處。[32]更重要的，鍾理和服膺魯迅寫實主義的創作精神，為人生而文學。

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五日的日記，鍾理和寫道：

> 記得從前有許許多多文人學者，在他們的作品上、著論上、一切文章上誠惶誠恐狀似「天皇聖明臣罪當誅」的披肝瀝膽大事其「大東亞共榮圈」、「八紘一宇」、「世界新秩序」如此這般的官樣文章。而於今讀之不但無聊，且將令人酸心而發嘔也。文學之下不可虛假也如此！[33]

身為作家，要創作什麼樣的作品呢？鍾理和認為，文學不能成為政治的附庸，不應淪為某一階層服務的官樣文章，文學的價值在於真實，不可虛假，有真實感情的作品，才能感動人心，否則只會令人發嘔，不值一看。他在一九五二年三月四日的日記中推崇郁達夫的作品：「處處瞄著人的感情而發，然而其能使人動心，自是有魄

---

[30] 見澤井律之：〈台灣作家鍾理和的民族意識〉，收入應鳳凰編著：《鍾理和論述 1960～2000》，頁 221。

[31]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100。

[32] 參見澤井律之著，葉蓁蓁譯：〈兩個〈故鄉〉——關於魯迅對鍾理和的影響〉，收入應鳳凰編著：《鍾理和論述 1960～2000》，頁 355。

[33]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38。

力的藝術家。」[34]便是基於這樣的理念。在反共文藝、戰鬥文藝高張的時代，鍾理和不願迎合時勢而創作虛矯的作品，他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九日致鍾肇政函中說：「戰鬥文藝滿天飛，我們趕不上時代，但這豈是我們的過失？何況我們也無須強行『趕上』，文學是假不出來的，我們但求忠於自己，何必計較其他。」[35]真實，是鍾理和始終如一的堅持。

鍾理和還主張文學創作必須貼近生活，如一九五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日記說：

> 我讀過林語堂的《吾國吾民》、《啼笑皆非》及目下在讀第二遍的《生活的藝術》而深深地覺得林語堂便是這樣的一種人，這種人似乎常有錯覺，當看到人家上吊的時候，便以為那是在蕩鞦韆。即使以他自己的觀點來說那種話是對的，那也是美國的林語堂的觀點，這觀點是遠離了他所由而出生的土地的。那是祇好說說算數，經不起現實生活的考驗，所以抗戰中雖懷了極堅定的願望回到內地後，也祇好住了幾天便捲起包袱溜之大吉。[36]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四日的日記說：

> 杜斯妥也夫斯基，是我所不喜歡的作家。他作品的誇張、矯情、不健全、不真實，令人不生好感，他寫的東西和我們的生活很少關係。他不關心地上的生活。我們是否過得好，是否受迫害，是否真理被歪曲，他似乎全不管。他所全心關注的是天上的存在者——神。而神，據我所知則是全力去教人忍受他的苦難，忍受他的迫害。[37]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廿二日的日記又寫道：

> 看完古之紅著《蒙恩記》。除開一二篇寫得還算真實，值得一看，其餘多是平平之作，看一遍已夠多了，我真不知道它有再版的理由。在〈敗子〉一篇裡，作者教夏洛克對子健說：「寫小說一定要生活經驗豐富」。也許就是為此，所以作者便把各方面都寫給我們看。然而一個人的生活，畢竟是有限的，不能遍及各方面，對於他自身的生活環境，他知之甚詳而體之至深，寫來自然親切動人，有其真實感。可是一走出他的門檻，既非他的世界，他就難免生疏隔膜，如果要寫，就祇能靠想像了。因此要想它寫得好，寫得動人是很難的，說不定還會變得矯揉造作。我覺得這本書作者的情形正復如此。[38]

---

[34]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168。
[35]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7，頁 52–53。
[36]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222–223。
[37]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251–252。
[38]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254–255。

受魯迅影響，鍾理和強調文學作品與生活體驗的關聯，認為文學要能反映生活。[39]在這個意義上，文學作品應當是作家心靈甚至生命的呈現。在鍾理和看來，林語堂的作品「遠離了他所由而出生的土地」過於輕巧而淺薄；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與現實生活脫節，而顯得虛矯不實；《蒙恩記》的創作則離開他熟悉的生活環境，只能憑空想像。鍾理和於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廿一日致鍾肇政函寫道：「平凡無聊的生活，經過藝術家匠心的剪裁和表現再拿給我們看時便變成很動人的了。」[40]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六日致鍾肇政函說：「我以為散文的取材當亦不能離開生活，否則就會變成沒有內容的東西。」[41]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三日致鍾肇政函亦提及：「但一篇作品之得於永垂不朽，主要還在它的主題的社會價值，而這須長篇始得勝任。」[42]即強調文學攸關生活以及文學的社會價值。鍾理和一生的文學創作，無論是前期對中國社會弊病的批判，或後期對故鄉及其周遭人事的描繪，都是取材自他所熟悉的生活和土地。呂正惠說：「他固守著他所熟悉的經驗(基本上他是個自傳型作家)，以樸實但卻簡潔的文筆來表達他那極其真摯、又極其溫厚的感情。」[43]彭瑞金說：「鍾理和的文學就是鍾理和的生活。」[44]鄭清文則指出：「鍾理和的作品，大都以自己的生活為中心，靠這中心越近，寫得越親切動人，成就也越大。」[45]諸如：〈泰東旅館〉、〈門〉、〈夾竹桃〉是鍾理和在瀋陽、北平生活經歷的縮影；〈故鄉〉四部、〈菸樓〉、〈雨〉描繪了戰後臺灣農村生活的實景素描；〈楊紀寬病友〉、〈閣樓之冬〉、〈手術台之前〉則書寫他在松山療養院治病切身所見所感。

鍾理和亦極重視作家的品格修養，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六日的日記寫道：

> 毛姆著《世界十大小說家及其代表作》看完。作者在「後記」下著結論說：「一般說來，他們都不是好人！」多麼可怕！而且對於從事文藝工作的人說來，又多麼洩氣！一個作家如果他的品格不好，而又能寫出一篇「好」的作品來，那簡直是奇事。好的作品不但要能娛樂讀者，並且還要有某些啟迪。這「某些啟迪」必是作品有崇高的東西。但是崇高的東西，卻是作者崇高的人格所賦予的。一片透鏡如果不正常，那麼由他透視過來的物像

[39] 張良澤說：「文學作品是虛構的，但文學經驗脫離不了真實生活。而鍾理和的作品，尤與他的真實人生經驗密切地接合著。」見張良澤：〈鍾理和作品論〉，收入林衡哲、張恒豪編著：《復活的群像——台灣三十年代作家列傳》(臺北：前衛出版社，1994 年)，頁 135。

[40]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7，頁 18。

[41]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7，頁 87。

[42]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7，頁 93。

[43] 見呂正惠：〈特立一代的鍾理和〉，《聯合文學》第 11 卷第 2 期（1994 年 12 月），頁 97。

[44] 見彭瑞金：《鍾理和傳．自序》(南投：臺灣省獻委員會，1994 年)，頁 1。

[45] 見鄭清文：〈讀《鍾理和短篇小說集》〉，《青溪雜誌》第 51 期（1971 年 9 月），頁 77。

怎麼會是正常的呢？[46]

鍾理和認為作家的品格對作品的好壞有決定性的影響，好的作品必須有某些啟迪讀者的「崇高的東西」，對此，施懿琳便認為：「而所謂『的東西』，以鍾理和而言，最具代表性的應該便是關懷民眾苦難、悲憫同胞不幸的『人道主義』吧！」[47]在一九五〇年三月廿二日的日記中，鍾理和即讚許青年作家石琪：「稔熟地把江湖上的那種看得比生命還要高還要重的『義』與『信』，清楚地描繪出來。這也是很少有人窺探過的。」[48]

鍾理和用樸實的筆觸來描繪他所熟悉的生活和鄉土，堅持自己寫實主義的文學創作理念，猶如一種作家的生命抉擇。然而處在那個戰鬥文藝、反共文藝掛帥的年代，卻顯得扞格不入，鍾理和的作品因為不合當日文壇潮流，屢屢歷經投稿、退稿、修改的周折。如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四日的日記，鍾理和寫道：

原稿〈妻〉經改後，寄往《自由談》。

這已是第四次的修改了。[49]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日的日記說：

〈妻〉又打回來。這已不知是第幾次了！寫原稿幾乎寫了二十年，至今寫出的原稿還是無處投寄！是不是準備再寫呢？妻看著打回來的信封，默默地不說一句話。[50]

完成於一九四九年年底的〈妻〉，歷經八年間四次以上的修改，終於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發表，這已經是碰壁多次後的成果。鍾理和始終不放棄要讓他的作品公諸於世，箇中艱辛可想而知，亦體現他在文學創作歷程中強大的意志力。

鍾理和於一九五六年三月七日的日記又寫道：

付郵寄出《笠山農場》。郵費三元，另購二元四角郵票附寄於原稿上。寄出去，心裡默禱它不要再打回頭，就像為人父母者，嫁出去了一個心愛的女兒。[51]

《笠山農場》完成於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據一九五六年三月二日、三月四日日記所載，投往《自由談》和《晨光》均遭退稿，[52]惟《自由談》勸其寄往中華文藝獎金

---

[46]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253–254。

[47] 見施懿琳：〈鍾理和作品中所表現的人道主義精神〉，收入應鳳凰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1．鍾理和》（臺南：臺灣文學館，2011 年），頁 108–109。

[48]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84。

[49]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206。

[50]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207。

[51]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205。

[52]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203–204。

委員會一試。再度寄出《笠山農場》之際，鍾理和以嫁女兒的心情期盼獲得讀者青睞。後來，《笠山農場》得到一九五六年中華文藝獎金、國父誕辰紀念長篇小說第二獎的殊榮，文壇才注意到鍾理和。

顯而易見的是，鍾理和時常為了要寫出心目中的佳作而再三改稿。如一九五九年四月廿七日的日記說：

> 散文〈安灶〉，初稿三千字，不好；次改為二千字，又不好，第三次改寫到一千字。至此面目全非，所表達的情意已非初所欲表達者，但結果呢？仍是不好！怎麼樣？還來一個第四次改作嗎？散文比小說難寫，於此可見，小說有故事可憑，但散文所憑的是什麼呢？[53]

足見鍾理和對自己作品的要求相當執著、嚴謹，其寫作之勤勉、求好之心切，不言可喻。

在鍾肇政、梅遜及林海音等人的協助下，鍾理和的許多作品得以發表於《聯副》，耕耘多年的文學創作稍有收穫，鍾理和卻感慨良多，其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的日記便寫道：

> 讀著火泉兄及「一讀者」的信，不禁令我有「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的和氏的哀感！和氏的玉璞，雖然終於得到慧眼賞識，但畢竟兩條足已經刖了，「楚誑」即使洗刷，又將如何？[54]

縱使像卞和一樣，起初不為人知，甚至長期遭受漠視或鄙棄，鍾理和始終堅持出於己意、貼近生活的文學創作，他羸弱的身影飽嘗苦辛、時常心有餘而力不足，卻不放棄創作，在理想與現實的落差中撐持、筆耕，直到生命凋零，體現一個勇敢作家文學生命的韌性，誠如兩峰〈鍾理和論〉所言：「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為文學而生，為文學而死的作者，他一生的特殊遭際固然向他提供了無盡藏的寫作素材，然而我們必須想到在疾病貧窮相苛虐的環境中，他付出了多少比普通作家數倍的努力。徹底來檢討，他對人生的態度，是一種勇者的態度；他對寫作的態度，更是勇者中之勇者。」[55]

肆、對鄉土生活的素描與悲憫

鍾理和是農村子弟，他的出生地屏東高樹的新大路關，生活過的內埔，以及他

---

[53]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266-267。
[54]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268。
[55] 見兩峰：〈鍾理和論〉，收入應鳳凰編著：《鍾理和論述 1960～2000》，頁 149。

後來定居的故鄉高雄美濃，都是典型的農村。少年時期的鍾理和因為頭家子的地位，並沒有親自操持農事；定居美濃之後，開始從事簡單農事，如養豬、養雞與收麻等。長年的鄉居生活、接觸農民和農事體驗，使鍾理和對鄉土生活與農民處境有深入的觀察和理解。[56]彭瑞金曾說：「鍾理和的現實人生，與農民世界沒有距離，與農民的圖像是相重疊的，寫農民就是寫自己，農民文學就是鍾理和文學，源自於文學就是生活實踐的觀念，迄今為止，在台灣文學史上還是獨一的。」[57]

一九五〇年四月七日的日記，鍾理和寫道：

> 很稀罕的聽見了秧鷄啼。回憶離開內埔已經有四年了，內埔，不論早晚、半夜，都可以聽到牠的那悲切淒楚的鳴聲，由春天插秧時起，一直到秋天將盡時候。聽見牠的啼聲，馬上教我想起內埔，和那時候的生活。和平的農村、豐沃的大地、樸實的農夫、大武山的秀麗雄偉的容姿、明媚的陽光、天真可愛的一群少年……和那富有意義的日子……。[58]

隔天，四月八日的日記又指出：

> 現在，看見那鹽酸子，便又很自然的想起像石獅子的風水，阿春伯的塌下的口，和下面便是漫漫河原，平沙無垠的圓崗，以及天真無邪的童心，似水流年。[59]

當時還在臺北松山療養院治病的鍾理和在日記裡回憶童年、少年時期的自己與生活，即使人在病中，內埔、新大路關的農村和鄉土，依舊令他低徊留戀。畢竟，這是他成長的所在，一景一物，一草一木，對鍾理和而言，都刻畫著他的生活軌跡和意義。

定居高雄美濃養病後，鍾理和著意描繪美濃鄉間的景物，如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廿二日的日記寫道：

> 一仰首，瞥見了被夕照染成金黃色而透明的竹子，幾令我疑為火燒。夕陽由山坳處，像手電筒似的照在東山上，山變成了一匹黃緞。向陰處，則幽暗而溟濛，有深深的靜謐。崇美而莊肅的黃昏！我很少見到如此美麗的夕景。但這是很短暫的時間，不一會，昏暗的夜，便由四處水似的把凡有東西淹沒了。彷彿把如此美景常留人間，是很可惜的。晚，白雲像白磁磚沒

[56] 鍾鐵民即描述農友與鍾理和的互動：「附近農友在農閒時節或夏日夜晚，都喜歡到他家聊天喝茶，談論生活、研究農事，聽取他的意見。」見鍾鐵民：〈鍾理和的文學生活〉，《國文天地》第 16 卷第 11 期（2001 年 4 月），頁 20。

[57] 見彭瑞金：〈鍾理和的農民文學〉，收入應鳳凰編著：《鍾理和論述 1960～2000》，頁 105。

[58]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103。

[59]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108。

有秩序地堆砌著。磚縫間透露了悠碧的天空，無限的深、遠、高。月亮和星星，便散落的在磚縫間閃亮著。[60]

鍾理和敏銳的觀察力，素雅白描的筆觸，讓美濃尖山黃昏至夜晚的景致躍然紙上，也流露出他對鄉間生活的深切情感。

同樣形象而生動的寫景手法，也見於鍾理和〈做田〉一文：

尖山洞田四面環山，除開東邊的中央山脈，其餘三面都是小山岡，大抵土質磽薄，只生茅茨。中央山脈層巒疊嶂，最外層造林局整理得最好的柚木埋遍了整面山谷，嫩綠而透明，呈著水彩畫的鮮豔顏色；次層是塗抹得最均勻的，鬱鬱蒼蒼的一片深青；最裡層高峰屹立，籠著紫色嵐氣，彷彿仙人穿在身上的道袍，峰頂裹在重重煙靄中，看上去莊嚴，縹緲而且空靈。天空清藍淨潔，恍如一匹未經漿洗過的丹士林布。太陽剛剛昇出一竹竿高。一朵白雲在前面徘徊著。東南一角更湧起幾柱白中透點淺灰的雲朵。天，和雲，和山的倒影，靜靜地躺在注滿了水的田隴裡。[61]

他描繪尖山洞田周遭的景致，將中央山脈的色調分層點染，從嫩綠透明，至深青，再到紫色嵐氣，煙靄中的峰頂則縹緲而空靈，山麓下的水田更映現天、雲和山的倒影，一幅美麗動人的山水田園畫於焉成形。

竹頭庄和新大路關之間的龍肚，是鍾理和一生難忘的地方，當初他和台妹談戀愛，就時常經過這裡，鍾理和於一九五三年八月六日的日記描述：

尖山到龍肚這一段路，已有十多年不走了。從前，我在這條路上走過多少，就問問路旁的那些小草，人家的檳榔樹和石塊，該還記得的吧！我還清楚記得那些，沉默的橋、曲折的流水，隱在山坳，或在樹陰深處，隱約可見的和平的、明淨的、瀟洒的人家，橫斜交錯的阡陌，路的起伏，給行人歇息的涼亭，綠的山，古樸的村子……這一切，不拘在什麼時候走起來，或者走了多少次，是總叫人高興的！愉快的！多少幽情為他呼喚！多少惦念為他懸掛啊！[62]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日的日記亦寫道：

由美濃到龍肚的一條康莊大道，中間用柏油鋪成，兩旁有鳳凰木，路樹整齊而掩映。有水泥橋，有紅牆精舍，有田壟、有山、有水，這是現代化的

[60]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152-153。
[61]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5，頁 72。
[62]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189。

的農莊，豐饒與富足之象籠罩全境。[63]

對鍾理和而言，美濃至龍肚的路途中，豐饒富足的農莊氣象，美麗樸實的鄉村景致，是熟悉而印象深刻的。他的小說〈薄茫〉也將那般「稻穗離離」、「結著累累的華實」和「遼曠稻田更興起彷彿似夢的波浪」[64]的景象生動地描摹出來。

然而，時代在進步，故鄉美濃的人、事、物也在轉變，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的日記中，鍾理和寫道：

> 散步街頭，忽然耳朵裡落進了極清楚的女人的聲音在嚷著說：「李麗華主演的」，一回首，只見在昏暗的路燈下有三個幾乎都是頭髮散亂衣衫不整年約三十上下的村婦在閒聊。不禁給我很深的感觸。這已是三十幾年後在美濃的再度過夜。美濃已大非昔比，它進步之速，擴張之大，使人深深驚嘆。它已學會了看電影，追求現代文明的享受。好！美濃！你已不再是我《笠山農場》的村莊了，我恭喜你！[65]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日日記又說：

> 美濃，人多、機器腳踏車多、電影觀眾多、寺廟多、新建築多，而且精美、瀟洒、豪華。是不是地方富庶呢？也許是。[66]

再對照鍾理和《笠山農場》所描述的美濃：

> 這地方的人情風俗還是那樣地淳厚，質樸，溫良，同時因循而守舊。……在這裡，如果時間不是沒有前進，便像鍋牛一般進得非常慢。一切都還保留得古色古香，一切都呈現著表現在中國畫上的靜止，彷彿他們還生活在幾百年前時代裡，並且今後還預備照樣往下再過幾百年。[67]

美濃因地理環境之故，早年對外交通不發達，加上語言隔閡與保守自足的生活型態使然，民風純樸而傳統。現代文明使美濃進步、改變了，早已不是從前的美濃。舊日的美濃，對鍾理和來說，只能從回憶和作品之中尋繹了。鍾理和日記裡的「恭喜」之語，讀來卻有幾分悵然若失的感慨。

此外，鍾理和日記亦長時間關切、多次提及故鄉美濃的乾旱災情，這可謂是他避談時局之後所選擇的另一生命觀照之重心。他在一九五一年三月廿一日的日記即寫道：

---

[63]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234。
[64]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3，頁 3。
[65]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224。
[66]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234。
[67]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4，頁 38-39。

陰而不雨。人們和農作物都在仰首望空。麻未種，豆（綠豆落花生）未播，田壟翻起了在生長野草。然而灰雲一時合了，一時開了，滴雨不落。將旱到什麼時候呢？每日扛木頭由門前經過的人，就有幾十，聽說從光復以後便是如此。然而這只是這一隅所見，而別的地方呢？合起各地的數目和年數，其所造成的災害有多麼大，是可以由四處採得精光的裸山看到的。還有更明顯的例證——旱魃！由濫伐造成的風雨的失調，將如何影響人們的生活，那些人是否想到了呢？[68]

一九五二年二月廿十九日的日記說：

晴，很熱。水圳乾涸。自做好水漕以來，第一次挑水，大家都在仰首望天。還有很多人家正在盼雨來，好落莊稼。[69]

一九五三年七月廿五日的日記又說：

晴。下午一堆險惡的烏雲，遮去了半個天，然而一陣風卻給吹開了，還是現出了大好晴天。煞風景之至。人們全翹首看天，然而沒有辦法。田裡的稻子晒得半死。不但如此，最可慮的是「包子」蟲，另有少許有角的青蟲。若下一陣雨，該有多麼好！人們全這樣想。[70]

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二日的日記亦描述：

我記得我還沒曾遇到這樣的旱天。要是去年，這時候已在躅第一次田了。問問別的人們，也是這樣的想法。……人們的心都像他們的田那樣乾的要著火。人們都在搖頭，並且翹首望天。[71]

一九五四年七月廿三日的日記亦描述：

地上的稻田，已大部分在曬了，有的剛剛耙平就乾涸了，祇好乾蒔，蒔下去，也沒有水轉禾頭，插秧的三隻手指痕，就照樣的永久留在那裡，彷彿絕望的眼睛，在向天作無言的申訴，這時蒔下去的稻子，是無法生長的，只要連續曬三天，便會由初始的焦葉而終於枯死。[72]

總而言之，光復後的農村風雨失調，特別是旱災，致使人民的生活大受影響，陷入了窘境，生活在美濃鄉間的鍾理和有切身的觀察和感受。鍾理和感慨地在日記裡揭櫫戰後臺灣農業社會面臨的生存困境，久旱不雨、缺水灌溉，導致稻子無法生長、

[68]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162。
[69]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165。
[70]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184。
[71]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194。
[72]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196。

田地荒蕪，農民的焦急與苦悶不言可喻，字裡行間流露出對農民生活苦辛的悲憫，而其他作品亦然，[73]例如鍾理和的小說〈竹頭庄〉便描繪那令人慨嘆、無奈的旱象：

> 一尺來高的稻子，全都氣息奄奄，毫無生氣；稻葉癱垂著，萎黃中透著白痕，表明稻子正在受病。葉尖蒼褐，甚至是焦黑，都像茶葉似的捲皺著。乾風颯颯地吹著，這些稻子便連亙天際的掀起一片蒼黃的波浪，望上去，宛若漫無邊際的野火。耀眼的陽炎，在稻田上面閃爍搖曳。天空好似一塊烙透了的鐵板，中間懸著一輪毒辣的火球，灰糊糊地正放出十足火力在燃燒著大地。禾根下的土是白色的，龜坼著，裂痕縱橫交錯，邊兒向天捲起著，好像渴水而張開了口。[74]

〈竹頭庄〉為鍾理和〈故鄉〉四部之一，他親身經歷美濃鄉間的乾旱災情，深刻地摹寫、記錄旱象，彷彿為等待甘霖的農夫發出不平之鳴。[75]事實上，鍾理和在〈故鄉〉四部的後記描述：「作者於三十五年春返臺。當時臺灣在久戰之後，元氣盡喪。加之，連年風雨失調；先有潦患潦沒田禾；後有旱災，二季不得下蒔。尤以後者災情之重，為本省過去所罕見。天災人禍，地方不寧，民不聊生，謠言四起。」[76]正與日記所載相呼應，反映鍾理和作為知識份子的心聲之外，戰後臺灣農村凋敝的情景亦可想而知。[77] 鍾理和所謂「那些人是否想到了呢？」則委婉地點出主政者應該對農村的災情有所關切。

隨著乾旱而來的是經濟困難，鍾理和日記亦記錄了籠罩農村的貧窮陰影，如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日的日記寫阿祥叔的女人在竹叢下生產：

---

[73] 韋体文評論鍾理和的作品：「回台以後，他把筆鋒轉向農村，選擇了含辛茹苦、頑強奮鬥的農民作為描寫對象，滿懷感情地描寫台灣農村的興衰起落，農民的掙扎奮鬥，以及他們的願望、理想、愛情和純樸美好的心靈。」見韋体文：〈鍾理和作品思想內容和藝術風格初探〉，收入應鳳凰編著：《鍾理和論述 1960～2000》，頁 226。

[74]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1，頁 105。

[75] 葉石濤說：「由於美濃是客家農民祖居之地，所以這四個短篇反映的不但是光復後不久台灣社會的共相，同時也有美濃一地的殊相。」見葉石濤：〈論鍾理和的〈故鄉〉連作〉，收入應鳳凰編著：《鍾理和論述 1960～2000》，頁 346-347。

[76] 見《鍾理和全集》（鍾鐵民總編輯），冊 3，頁 82。值得注意的是，《新版鍾理和全集》（鍾怡彥主編）的〈故鄉〉後記已經改寫道：「作者於三十五年春返臺。當時臺灣在久戰之後，瘡痍滿目，故鄉已非記憶中那個可愛的故鄉。作者在傷心之後，即將當時所見和所聽到的一切忠實地——相信很忠實地——記在這篇報導性質的文字『故鄉』之中。從一方面看，則時過境遷，『故鄉』似已無發表價值，但唯其如此，我們不妨把它當作一面鏡子，來照今日的台灣，那麼我們便可以看出過去和今日的台灣有怎樣的不同。尤其如果這個過去是破敗的、貧困的、徬徨的，那麼這面鏡子便越要照出今日的繁榮、富足和安定來。」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1，頁 172。新、舊版全集中〈故鄉〉後記的文字存在著明顯差異。

[77] 澤井律之就說：「〈故鄉〉不只是當時台灣的農村報導文學，也可說是描寫鍾理和的台灣知識份子的內心情境。」見澤井律之著，葉蓁蓁譯：〈兩個〈故鄉〉——關於魯迅對鍾理和的影響〉，收入應鳳凰編著：《鍾理和論述 1960～2000》（高雄：春暉出版社，2004 年），頁 360。

傍晚從朝元寺提洗水米回來時，更告訴我：「多可憐！阿祥叔他們的房子倒了，他的女人就在竹叢下生產，晚上，要下雨來怎麼好呢？」「這些人也真沒有道理，阿祥叔女人生產，沒錢用，賣了一條豬坯——他就養了這麼一條，三十多斤了，你猜賣多少錢？」妻忿忿地說：「一百塊！」我一邊把里虎兄罵玉娣的事告訴她。她聽了沈痛地說：「世間也有這樣的事呀！」[78]

一九五一年三月廿日的日記寫人們對大豬死亡的悲嘆：

死了一隻八十多斤的大豬。說是燙死的，剖開來，胃一大片和大腸已呈紅色且稍顯靡爛了。然後肝臟有約莫寸半闊的潰爛。人們悲嘆的眼色，尤其是妻的，使我又想起了卅五年在美濃火車站旁邊圍著被汽車軋死的一條豬坯，周圍人們的眼色。這兩種眼色是相同的－－是那麼深刻！就是死了至親的父母，也未必就如此傷心吧！可見農村經濟是如何地困難了。[79]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日的日記寫鄰居好賭造成的窘境：

我看著他和他女兒上舖裡去買東西的後影，想起了前時因入屋時據說以後將和他在一個屋脊下共住的鄰人，他夫人的哥哥，沒有把他的生辰八字一塊合過，致使他家運衰落，而至今兩家不睦的就是他。在不久前自己家養的兩條近百的豬坯被人捉去抵債的又是他，短某人廿五元在不到一年半之間，頭盤頭，利盤利這樣算去百多元的也是他；然而做工得了百多元，他就拿去賭去了。這裡我像忽然又一次很清楚的看到了傳統農民的那致人死地的病源：貧寒、多子、無智、愚頑……。[80]

對故鄉農民的貧窮，鍾理和日記有詳實的刻畫與同情的理解。他的散文〈豬的故事〉亦直言：「在一個窮人之家，兩條大豬的死活非同尋常。」[81]〈耳環〉描述阿順伯母因為沒有「一床溫暖的被鋪」而冷到難以入睡，[82]小說〈竹頭庄〉更寫道：「飯鍋端出來，米粒數得出，孩子拿著飯匙撥開了上面那層蕃薯簽直往鍋底挖，也不怕把鍋底挖出洞來。」[83]在在與鍾理和日記描述的農村貧窮人事相印證。

鍾理和日記還提及故鄉美濃的菸葉種植，一九五二年三月十日的日記說：

據說自今天起開始繳菸，菸草收買站擠滿了人，黑壓壓的。這些人全都一

[78]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151–152。
[79]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161。
[80]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172。
[81]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5，頁 62。
[82]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5，頁 113–114。
[83]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1，頁 107–108。

樣，像昨天才死了母親似的滿臉的晦氣。……後來我在車站裡聽到一個菸農搖頭嘆息地說：「頭一次，就是三等四等，那以後還不是白送他嗎?他倒很客氣地勸你，要是種菸不合算，可以不種。你聽聽這話多氣人!他知道你不種也得種嘛!他要我們死，沒有別的!」[84]

鍾理和的小說〈菸樓〉亦描寫美濃人夜間趕工灑菸種的情景：「由開犁起，我們整整趕了五天，才把菸種落土，最後一天還是點了燈火趕夜工，才全部趕完。當我站起身子，卻發現遠近有不少火光在搖曳，有如秋夜曠野裡的螢火蟲。原來點著火把在田裡做活兒的並不止我們一家。」[85]可見種植菸葉非常辛苦。即便如此，對農民來說卻是一筆可觀的收入，許多家庭往往靠它而讓子女受教育或成家。許多菸農每年都發誓再也不種菸，卻捨不得田地荒蕪，最終仍舊認命地種植下去。當時公賣局收購菸葉分成好幾等第，由厚薄、色澤等決定售價的高低，這樣一來，農民辛苦後的收成能賣多少錢實在不一定，運氣不好，可能會做白工，自然也成為農民憂慮、苦悶的來源。

伍、對疾病治療的觀察與調適

返臺後，鍾理和在內埔初中擔任代用國文教員，不到半年，即罹患肺疾，病倒任所。只好辭去教職，帶著妻兒回到故鄉美濃定居。一九四七年，鍾理和為治療肺結核，住進臺北松山療養院，歷經三年的診治，幸運撿回一命，卻也元氣大傷。回到美濃靜養後，仍與疾病長期抗戰，至於咳血長逝。

切身之痛使疾病書寫成為鍾理和日記寫作的重點之一，真可謂以血書之者，其病況、治療情形以及病中心情由其日記可窺知端倪，鍾理和作為飽受疾病侵擾的生命鬥士，透過他的獨白和記錄，一位肺結核病人如何應對生命困境、調適自我的心路過程，一個臺灣肺結核病史的治療案例，歷歷在目。[86]

一九四九年，鍾理和因腸胃遭結核菌的入侵，消化功能全失，一度病況危急，經施打抗生素，才控制住病情。他在五月十日的日記描述人工氣腹的情形：

第二次人工氣腹，三百五；第一次在上星期五。仰臥在鋪著白布的手術床上，瞧著像一架天秤，有著裡面盛得滿滿紅汞水的玻璃瓶的打氣機器——

[84]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172–173。

[85]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2，頁 6–7。

[86] 林秀蓉認為鍾理和有關肺結核疾病書寫的重要意義之一是：「提供醫學界穿越時間的線索，去挖掘台灣五〇年代肺結核病史，以及醫病關係的省思。」見林秀蓉：〈與白色瘟疫搏鬥的眾生相——鍾理和疾病書寫探析〉，《高雄文化研究》2005 年年刊（2005 年 7 月），頁 281。

林醫師目光注視著起著泡沫的瓶兒，拿著針頭的的右手按在我腹上，不禁發生了奇怪的思想。我想起了古代施行魔術給病人治病的醫生來！[87]

身為病人，鍾理和專注於治病的「魔術」：新奇的醫療設備，或有意藉此平撫他不安的心靈，轉移自己對病痛的焦慮。

對於肺結核病人，醫生常會建議開刀，一九五〇年四月十日的日記，鍾理和提及：

林新澤先生再來勸開刀(胸廓整型術)。問題倒不是決定與否，而是在何時開刀。一個病人，爬到手術臺之間，是必須做下許多事情的，並不很簡單，祇有病人自己知道。而醫師們則以為醫學上的問題既已解決，祇要動起解剖刀向飯匙骨下一劃，瓜熟蒂落，如此而已，毫無困難。這個月呢?或者下個月呢?我則以為秋天最妥！[88]

就醫生而言，以治病為目標、輕而易舉的手術；對身為病人的鍾理和來說，卻是一個不容易面對的生命抉擇，必須經過一番心理調適。鍾理和小說〈楊紀寬病友〉中的韓主治醫師亦勸病人開刀:「他對於開刀主張甚力;他用了極其簡截了當的口吻，甚至是殘忍無情的口吻把我們病人內心所抱持的僥倖和觀望的心情掃得乾乾淨淨，然後讓我們看出他的持論的不可避免性；開刀、開刀、開刀！」[89]便可用以佐證鍾理和的猶豫心境。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九日的日記，鍾理和對病友術後情況有頗為詳實的記錄：

看李祖錕開刀後的痕疤。三個人全呆著。頭一個感覺是，這個人是完了。右邊一大半的身子，前胸與後背，全塌陷下去，我兩手由胸背一合，紙一般薄，這邊的手可以感覺那邊的手。……然而，可憐啊！不幸的人！雖想盡求生方法，不惜毀了身體求活而似乎不可得。他的手術，看來是在失敗的範疇裡的。菌，開刀前與後，彷彿不差多少，雖然有時號數減少一些。而人，則比前為虛弱、瘦瘦、衰頹。聲音，也因聲帶受了刺激而瘖啞。咳嗽呢，痰量呢？……失敗、徒然、全完！[90]

即使開刀，也不一定能成功治病，看到李祖錕開刀後如此悽慘的情景，鍾理和在同情之餘難免對手術有所顧慮。

---

[87]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76。
[88]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111。
[89]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2，頁 218。
[90]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80-81。

由日記可知，鍾理和除肺疾之外，還有腸胃病、失眠、胸痛、左後腦疼痛、神經衰弱……等併發症，鍾理和於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五日的日記寫道：「幾個病友都說我面色不好看，主治醫師來了也這樣說，勸我多多休息，不要多想。然而我相信：生命是不致如此脆弱的。」[91]可見他雖面對病痛的摧折而求生的意志並未減少。

先不論自己是否有足夠的勇氣接受手術，鍾理和於一九五〇年四月十六日的日記寫下：「肺病的悲劇，肺病人的苦惱，在疾病自身者少，在患病之故而引起的心理和環境的變化者多。有大決心，大勇氣的人，庶幾能安然度過，但病好之日，也許只剩兩袖清風，孑然一身；反之者，則就可悲了！」[92]更令他擔憂的是住院治病的開銷勢必令家計難以負荷。然而，卻也是因為這層憂慮，讓鍾理和有所覺悟，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日記，鍾理和指出：

> 病一年一年拖下去，隨著家庭的經濟一年一年的窮下來，結果便誘起了經濟學上的所謂惡性循環；病了，窮了，病了，窮了，輾轉浮沈，不能自拔，而至於毀滅，而至於家破人亡。可恨可嘆，然死者長已矣，卻可憐了被扔下而還該活下去的人!病者為自身著想，更大的，為親愛的人們著想，豈能無動於衷呢?於是乎!就是連頑固、自私的人，也將自動的出而接受開刀了。[93]

肺結核龐大的療養費用，拖垮了無數貧窮的家庭。鍾理和為親人著想，想早日把病治好，不願落入拖累家計的惡性循環，是以他勇於接受開刀。

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日記描寫開刀前夕的鍾理和捧鏡自照、不覺怔然道：

> 這難道便是我自己嗎？在我的記憶裡，這是一個和我非常陌生的臉孔。他不但老而瘦，並且是這樣憔悴不堪！皮膚皺癟而枯燥，眼睛陷下去，眼圈一痕青紫，眸子是暗的，過去有些渾圓的兩腮，卻因數年來消化器官變弱，一日三餐的咀嚼運動，顎骨張出，幾乎變成了四開面孔。尤其這是從哪裡說起呢？不但兩邊鬢髮，而且連鬍子也有些白毛了。難道這三年來某些地方的生理障礙，竟會破壞了整個身體機構而使之變形嗎？[94]

當時年僅三十六的鍾理和瞧見自己身體的憔悴變形，情何以堪？令他挫折的，還不止於此，他在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日記寫道：

---

[91]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114。
[92]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115。
[93]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125。
[94]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126-127。

據說我們是有了病的人，已經是和社會斷絕情緣了，於是在我們周圍築起了一道圍築起一道圍牆，隔開來。牆內和牆外是分成兩個世界了；這裡有著不同的生活、感情、思維。而牆前圍植的、如帶的一環油加里樹林，則不但加深了兩個世界的距離，而且是愈見其幽邃和隱約了。我們由掩映的的樹縫望出去，人間在咫尺；由那裡我們失去了的生活、人情、恩愛、太陽、事業，不斷向我們招手。……一端是病，死纏不放；一端是美麗的活動著的人生，不斷招手。人，便夾在當中，進不來，出不去；如何是好呢？[95]

身為肺結核病人，鍾理和心中有種被隔離感油然而生，他與正常人的生活彷彿兩個世界地被一道圍牆隔開了。〈薄茫〉裡罹病的馮阿龍同樣有被隔離感：「人家在田裡做的挺快活的，我卻像癱了手腳的人似的站著瞧，要不就在村裡撞過來撞過去，這樣子真煩死人了。家裡蒔田時，不管怎樣，我非得下田活動活動才稱心。」[96]

面對開刀，鍾理和多次給自己心理建設，如一九五〇年四月廿二日的日記說：

主持手術的傅元燾醫師來告訴我：可能在五月十一日開第一次刀，六月裡開第二次；你可預備一下。聽著有點興奮，但下了決心，也就不畏縮不恐懼。[97]

一九五〇年四月廿四日的日記寫道：

信心，在晦暗時，必須磨琢；感情，在脆弱時，必須捶擊；意志啊！在動搖時，必須扶植！[98]

一九五〇年四月廿五日的日記有一連串自問自答：

死——是休息嗎?不是；是終結嗎?也不是，是解脫嗎?更不是；是輪迴嗎?都不是……是什麼呢？……是新者與舊者間，強壯者與衰老者間的——交替！[99]

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日記也說：

手術而生，而死，由自己負責。生了，可以再度去獲得你的生活，實現你的理想；死了，完了，給自己，給別人擺脫了痛苦和煩惱。……看看交代清楚了，然後像一個要到遙遠地方作長期旅行的人一樣，向自己曾經住過

[95]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124-125。
[96]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3，頁 14。
[97]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119。
[98]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120。
[99]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121-122。

的房子，親愛的人們，掃下最留戀的一瞥，抱著悲壯嚴肅緊張的心情，隨白衣天使走向手術室去。[100]

或克服恐懼，或對信心之提振、意志的鼓舞，或對生與死的覺悟，鍾理和體會到個人生命之起落只是天地間的循環、自然的交替而已，但要對自己負責，用一種淡然、豁達卻又不失嚴肅的眼光來看待生死，對生死問題漸漸釋懷。除了自我惕勵，還有其他動力堅定了鍾理和的決心和信心。如鍾理和於一九五〇年四月廿六日的日記提及：「樓下一位病友諢名鮮大王的，開了兩次刀了，結核菌卻仍偶而要出來，於是他要求醫生再開一次。……難道他不畏懼開刀麼？不怕痛了麼？怕的，但是，他卻更怕病，更怕死，更怕由疾病引起的苦惱！」[101]病友積極尋求開刀對鍾理和是有些啓發的。一九五〇年五月八日的日記敘述了另一病友的鼓勵：

「不要怕它！」吳劍秋病友激勵我說：「這條路是得走的！……我已先給給打好了，跟著走去就是！」[102]

此外，還有來自醫生的鼓勵，一九五〇年四月廿九日的日記裡，鍾理和寫下林新澤醫師對他的建議：

我們談起日本文學，提到病和文學的表現。他給我說，北條民雄的悲慘生涯和他的作品，北條民雄患癩，這是我所不知道的。他勸我病稍好時，無妨也寫寫療病記之類的東西。他以為療病本身，便是一篇可歌可泣的奮鬥史，自己體驗了，赤裸裸地寫出來，準會是一篇感人甚深的好作品。[103]

林醫師的話對鍾理和來說不僅是一種心理治療，也讓疾病書寫成為鍾理和文學創作的主題意識之一。透過文學創作，使鍾理和挫折、羸弱的生命尋得一種補償或救贖，令他苦痛的情感和心靈得到某種宣洩與撫慰；[104]抑且鍾理和比起一般置身於病痛之事外的作家，顯然更能夠將心比心、深刻真實地描摹出病人的生命困境和身心煎熬。

最重要的動力來自妻兒，鍾理和於一九五〇年五月十日的日記寫道：「為了你

---

[100]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125-126。
[101]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122-123。
[102]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134。
[103]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129。
[104] 楊照指出：「鍾理和的文學寫作之所以能在沒有發表的情形下持續進行那麼久，顯見其作為一種自我救贖的意義，要遠高於與他人溝通交流的需要。」見楊照：〈「抱著愛與信念而枯萎的人」——記鍾理和〉，《聯合文學》第 11 卷第 2 期（1994 年 12 月），頁 102。王幼華亦認為：「他的作品主調在發紓困悶，揭露創傷，具有很強的『泰利斯曼』現象。」見王幼華：〈「泰利斯曼」式的創作：以鍾理和為例〉，收入應鳳凰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1 鍾理和》，頁 314。

們，我臥病五年來，忍受煎熬，嚐盡苦楚，誓與病魔奮鬥到底。我曾在瀉痢、喘息，和高熱折磨之下，擊退了時時向我招手的自殺的誘惑。曾為你們而失眠，卻也為你而終於使自己酣然睡去；我呼著你們母子的名字來減輕痛苦。」[105]來自妻兒的動力，在在堅定鍾理和的求生意志，使他努力撐持、揮去負面思考，決心與病魔奮戰到底。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一日是鍾理和第一次開刀的日子，他在日記中寫道：

運命之日，晴，朗朗乾坤。——開刀；第一次。第二次當在六月初。拿六根肋骨。由今天起，必須擱下日記。此後，何時能夠重續，或者竟至永無再續？不曉得！不勝悵惘之感！[106]

開刀的日子對鍾理和而言確實是決定運命的日子。他的悵惘其來有自：手術成功，日記才能夠重續；手術失敗，便永無再續之期了。鍾理和接受的兩次手術都順利完成，因此，他在一九五〇年十月十四日的日記中描述：

晴，天高氣清——痰有顯著的變化；歷來有分量的、硬的、黃色的塊沒有了，便是有也是碎片，透明而含有灰絲（煤煙），開刀的功效似乎到了最近才顯明的表現出來。看來自己不但居然沒有死掉，而且似乎還再一次獲得了生命，雖然還要再靜養一至二年。我要好好的抓住和保重自己的健康，切不可浪費！這是我的新生！

和鳴死[107]

這一天，手術確定成功，鍾理和終於重獲新生；這一天，卻也是他的同父異母弟鍾浩東（即和鳴）遭處槍決的日子。鍾理和慶幸自己重生的同時，亦因得知至親的死訊而悲痛，令他悲喜交集，情何以堪！

手術成功後，鍾理和回到美濃尖山靜養，創作不輟的他，依舊用筆描繪他所熱愛的生活，惟心餘力絀，終亦不免與病魔搏鬥，憑意志力支撐。[108]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病弱的身體，使鍾理和無法長途跋涉，他人生的最後十年未曾遠離美濃，其文學創作也自然而然地以美濃的鄉土環境和見聞為主題。

鍾理和在一九五六年四月廿四日的日記中描述自己：「膽石病復發。胃部有鈍痛。餘症有手足厥冷，發冷呵欠伸腰等現象，近幾年來常如此。」[109]他的健康問題

---

105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143。

106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147。

107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148。

108 洪玉梅認為：「病魔雖然吞噬了鍾理和的身體健康，卻無法掌控他心靈的自在。病魔打亂了鍾理和的生活，打不散他對生活的熱愛，只要熱愛生活，就有信心面對一切挑戰。因此，疾病讓鍾理和受苦，鍾理和卻從受苦中蛻變，他變得真實而勇敢，樸實而懇切。」見洪玉梅：〈鍾理和「疾病書寫」探析〉，《屏東教育大學學報》第 25 期（2006 年 9 月），頁 353。

109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211。

至同年八月更為惡化，生了一場大病。一九五九年五月廿一日的日記亦描述：

> 膽石不去，不得已而服了一劑中藥，瀉了數次。大病之後，元氣未復，本已十分虛弱，而今再瀉，更瘦了。偶而照鏡，只見白髮，鬍子黃，雙頰深落，顴骨高高。消瘦和衰老，不禁令我吃驚。真可說是一痕皮包一把骨了。忽然想到死。[110]

「消瘦和衰老」的自我觀察以及死之意想，彷彿預示死亡的腳步已逐漸靠近。

鍾理和除膽石病陰影揮之不去之外，還有幾則咳血的記錄。如一九五九年五月廿六日的日記說：

> 血痰。再停止執筆。[111]

一九五九年五月三十日的日記提及：

> 血痰淨。消化尚好，草結明之功歟？魚肝油始見功效：咳嗽少而輕，痰易出，喉頭已不似以往之乾苦。[112]

一九五九年六月廿一日的日記亦載：

> 夜，小量咯血，此為第二次。[113]

相對於在臺北松山療養院專心治病的時空環境，鍾理和在美濃尖山的日記其實較少描述自己的病況和心境。但膽石病傷及元氣，咳血的現象更是身體已至臨界的警訊，迫使他暫停寫作。翌年，鍾理和便與世長辭了。

陸、對妻兒困境的不忍與愧疚

一九四六年三月底，鍾理和舉家返臺，四月中旬抵高雄，次子立民於七月出生。應聘內埔初中不久，鍾理和罹患肺結核，離家北上治病，數年之間，妻子台妹一肩挑起家庭重擔，獨自照顧年幼的鐵民和立民。在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七日的日記裡，鍾理和寫道：

> 妻來信，賣豬錢已用罄了，過幾天，想法弄點兒款寄來；希望我再住下去；鐵兒病！
>
> 貧，病，眼淚，嘆息……。[114]

---

110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270。
111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272。
112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272。
113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273。
114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78。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日的日記也提及：

> 在臺灣，我頹然病倒了，一家徬徨歧路的時候，你總是奮勇而起，準備用你那兩隻細小的胳臂，支撐起勢將傾倒的我們的家庭。……我也常常想了，假如我有出息些，身體強壯些，我們的家庭是會好一點的。或者你做丈夫，讓我來做妻子，則我們的家庭也會好一點的。可是，我從來就如此羸弱，而我們的地位，卻又無法顛倒過來，因此我們就只好弱而無能的挺在當前，強而有用的埋沒草萊了。[115]

處於五〇年代普遍貧窮的臺灣農村，想到自己是一個需要長時間、高花費養病的肺結核病人，鍾理和難掩對妻子的虧欠和愧歉之心，責怪自己沒有盡到為人夫養家的責任而流淚與嘆息。為了因應鍾理和的住院開銷，妻子台妹努力掙錢，種地、養豬、伐木等無所不做，甚至還須賣地，處境之窘迫不難想見。鍾理和開刀後返回美濃靜養，家庭生計仍依賴台妹，他的小說〈貧賤夫妻〉即寫道：

> 我們留下來的唯一產業，是屋東邊三分餘薄田，在這數年間，平妹已學會了莊稼人的全副本領：犁、耙、蒔、割，如果田事做完，她便給附近大戶人家或林管局造林地做工。我回來那幾天，她正給寺裡開墾山地。她把家裡大小雜務料理清楚，然後拿了鐮刀上工，到了晌午或晚邊，再匆匆趕回來生火做飯。……我自後邊看她這份忙碌，心中著實不忍，於是自問：為什麼我不可以自己做飯？……由是以後，慢慢的我也學會了一個家庭主婦的各種職務：做飯、洗碗筷、灑掃、餵豬、縫紉和照料孩子；除開洗衣服一項始終沒有學好。於是在不知不覺中我們完成了彼此地位和責任的調換；她主外，我主內，就像她原來是位好丈夫，我又是位好妻子。[116]

病弱的丈夫無法勝任吃重的工作，夫妻只好互換角色，女主外，男主內，小說情節猶如鍾理和現實生活的寫照。小說主角阿和不忍妻子平妹忙碌支撐家計，為了分擔她的辛苦，日常生活中的性別錯位，無可奈何，在男性尊嚴自覺地、不得不然地壓抑之中，蘊含著丈夫對妻子深沉的關愛與補償，可謂小說作者鍾理和心畫心聲之映現。

鍾理和長子鍾鐵民先是罹患肋膜炎，後來又因蛀骨癆而駝背，這消息對身為父親的鍾理和而言是極大的打擊，他於一九五〇年三月廿八日的日記說：

> 鐵兒病了。照所說的症狀推察起來，十分八九是「カリユス」。陳醫師也

[115]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139–140。
[116]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2，頁 132–133。

是如此說。前此我所日夜戰戰兢兢不忘於懷的終而來了。而且來得如此之慘。完了！還有什麼希望呢？[117]

一九五〇年三月廿九日的日記又說：

鐵兒！你是好孩子，聽爸爸媽媽的話，好好安靜。爸爸媽媽是多麼的疼愛你的呀！學校不要再去了，等你病好後再去吧！爸爸回去以後可以教你的。爸爸一定使你有書讀。鐵兒，鐵兒，苦命的孩子！當你一落地的時候起，你就被註定是如此不幸的了。[118]

學業固然重要，仍須以健康為優先，這是鍾理和經歷生命磨難換來的深刻體悟。他關於孩子出生即註定不幸的宿命論，除不忍鐵民的遭遇外，實乃深責自己為人父親為了治病卻失職無能，沒有給孩子周全的庇護，導致鐵民病倒。

鍾理和在一九五〇年四月一日的日記中描述：

夢見鐵兒，醒來時已在半夜。今天是十五夜，月兒似乎已經落下了，但外面，夜清如水，東面天空由窗望去，一顆小星正在眨眼，它——也在流淚麼？風把油加里樹，吹得沙沙作響。夜，如此淒涼！如此岑寂！……想著鐵兒和他的病，二粒淚珠，滾流下來；不幸的孩子！……苦命的孩子，對不起！是爸爸害了你了。可是你如何竟跟了這個不中用的爸爸了呢！這是悲劇呀！[119]

月兒之沉落彷彿象徵著人生的黯淡，眨眼的小星像是為鐵民悲慘的命運流淚，風吹著樹梢，更增添夜的淒涼和孤寂，而鍾理和亦流著淚，責怪自己不中用、害了孩子。

鐵民的病雖留下了後遺症，但總算還能平安活下來。相形之下，一九五四年，九歲的立民因為傷風引發急性支氣管肺炎而終至不治，則成為鍾理和生命之中難以承受、甚至無法抹滅的傷痛，令其反覆思量。如一九五五年二月四日的日記中，鍾理和說：

立兒的周年忌。拔豆，也怕台妹勾起舊恨，沒有上他墳前一看，悵悵。然而晚上台妹又伏在枕上飲泣。她何時始能忘去此恨？[120]

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二日的日記提及：

偕鐵英探立兒墓。……立兒，爸爸和妹妹來了，你知道嗎？媽媽已上山給人做工，她不知道我們要來看你，我不讓她知道。直到今天，倘一提到你

117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95。
118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96。
119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99。
120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199。

字，她即嗚咽而泣，我不忍見此景聽此聲！[121]

一九五六年五月八日的日記寫道：

朝飯。獨自用餐，忽然想起立兒，不覺一陣傷心。[122]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的日記也說：

拿立兒的像片去放大，雖然那是他在三歲時照的像片，九歲離開人世時又已經長大了許多，但還仍保存著他幼時的容貌。立兒！爸爸對你不起，你原諒爸爸嗎？[123]

日記字裡行間，在在顯示鍾理和喪兒的悲痛久久不能釋懷，這與他悔恨自己為父無狀、對立民之死長抱愧疚有關。鍾理和於一九五七年十月三十日致廖清秀函中則清楚地訴說失去次子的傷痛：

繫父母的寄託和慰藉於一身的次子，竟在一場急性支氣管肺炎裡，像水泡似的逝去了。它給我們夫妻直如當頭一棒。我們感到天地無色，感到人生無望，而失去活下去的興趣和勇氣。我時時想到自殺，如果沒有理想和願望在支撐，我相信我已經不在這人世了。次兒的死，使我從未有過的對自己感到失望。這些不幸，歸根結蒂地說都是由我而起。為人丈夫，和為人父親，我都沒有盡到扶養和保護的責任。我對不起我勞苦憔悴的妻，駝背的長子，和已死的次兒。良心像一條皮鞭，日夜抽打著著我，使我時刻負著痛苦的記憶。[124]

鍾理和散文〈小岡〉的敘述又可與上文相對照：

立兒是我們的次子；我們的大兒子先天虛弱多病，只有他生得結實聰慧，活虎虎地像一隻幼獅，不時都在準備向人生的曠野撲去，我們夫妻倆都把最大的希望放在他身上。他的死，使我們感到天地無情，人生無望；我們所受打擊，我們身心二方面所造成的創痛，驚惶和衰弱，直到今天還無法恢復過來。妻當時曾悲慟得昏厥過去，經急救之後才甦醒過來。[125]

此外，鍾理和小說〈野茫茫〉亦描寫傷心欲絕的父親的對死去的立兒說：「立兒，我們對不住你，這是我們害了你，把你耽誤了，並不是你想拋棄我們。」[126]愧疚自責之情溢於言表。

---

[121]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200。
[122]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214。
[123]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231。
[124]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7，頁 139。
[125]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5，頁 64。
[126]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1，頁 203。

不只對鐵民、立民，一九五六年四月十三日的日記裡，鍾理和還因為長女鐵英的營養不良而慚愧、傷感：

> 攜鐵英往小兒科診病。這孩子自一個月以來，面色蒼白，不長肉，飲食不香，近日又嘔吐幾次。診斷結果，據說是缺乏維他命——營養不良。聽著醫師的話，我不覺中心慚愧，一時無話可應。看完後，回到候診室，手裡抱著鐵英，幾乎想哭。我能說什麼呢？對著孩子，覺得頭有幾萬斤，抬不起來。[127]

從鐵民得蛀骨癆、立民夭亡到鐵英營養不良，鍾理和歸因於自己未善盡父親責任才連累孩子蒙受苦難，這對疼愛孩子的鍾理和而言，無疑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但他卻承擔了，他如何應對和調適糾葛於內心的傷痛呢？

鍾理和的自責、愧疚之所以沉重、沉痛，正源自他對兒女深切的愛。鍾理和日記或其他作品中那自責、愧疚的父親形象之另一側面，其實不時映現出他身為父親對兒女的慈愛，因為愛之深而責己切。質言之，鍾理和在文學創作之中尋找生命的出口，對他來說，寫作儼然是一種自我療癒的過程，透過書寫，在回憶、懷念人生往事(即便是傷心事)的氛圍之中，他抑鬱、沉痛的情感從筆端逐漸宣洩、昇華，生命中的創傷才能獲得平復、撫慰。[128]

柒、結語

本論文旨在探究鍾理和日記中的生命觀照，以日記為主要文本，參酌書簡、散文、小說等其他作品，綜上所論，可歸納出下列幾點認識：

基於知識份子的存在自覺，鍾理和日記顯示他對自己生活的時代環境特別關注和審視。從慷慨激昂地批判戰後中國國共內戰、通貨膨脹、政治貪腐和社會頹靡的危機，到冷靜內斂地記錄臺灣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的變局，瑣碎、片段的敘述，勾勒出海峽兩岸近代歷史的輪廓。他像一個旁觀者，卻絕不是局外人，字裡行間洋溢著他是是非非的道德良知，及其人生理想的追尋與幻滅。

鍾理和日記具體而微地揭櫫了他的文學觀。他深受魯迅寫實主義精神的啓發，

---

[127] 見《新版鍾理和全集》，冊 6，頁 207–208。

[128] 就立民之死的相關篇章而言，陳鈺淑即認為鍾理和的寫作：「所呈現的是一種書寫治療，亦可能透過懷念來進行一種心理補償，藉由回憶讓自己沉浸於悲慟之中，懺悔、愧疚的心情在書寫的文字中亦淺而易見，讓自己能在懺悔反省中得到救贖。」見陳鈺淑：〈鍾理和「喪子」題材書寫角度：以〈野茫茫〉、〈小岡〉、〈復活〉為探討對象〉，收入應鳳凰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1 鍾理和》，頁 332。

主張文學作品必須抒發真實情感、反映生活面相、展現社會價值。處在反共、戰鬥文藝張揚的洪流裡，鍾理和始終堅持書寫他所熟悉的生活與土地，這是他身為作家忠於自我、不願隨波逐流的生命抉擇。因此，他的作品屢被退稿，卻仍不斷地修改、投稿，體現百折不撓的創作意志，身體羸弱的鍾理和，在逆境之中活出了堅韌不屈的文學生命。

長年生活在美濃鄉間，近距離接觸農民，並從事簡單農務，使鍾理和對鄉土田園景致與農民生活境遇有深刻的觀察和同情的瞭解。在日記裡，他用素雅白描的筆觸，敏銳的觀察力，栩栩如生地描繪出故鄉美濃的美麗與哀愁，留下許多珍貴的文字寫真。他一再指陳農村乾旱、貧窮等生活困境與苦悶根源，感同身受地為農民發出不平之鳴，流露他悲天憫人的情懷，同時也見證了臺灣農業社會的變遷。

鍾理和日記呈現他的疾病書寫與求生意志。他描述自己和病友的身體情況、疾病治療的過程、心理調適的曲折、看待生死的態度以及醫病互動的關係，可謂疾病文學乃至臺灣肺結核醫病史中別具意義之一案例。鍾理和以他個人生命的切身之痛，娓娓道出肺病病人遭逢的身心煎熬，訴說他如何在親人、病友和醫生的鼓勵下，克服對疾病的恐懼，領悟生死的意義，揚棄負面思考，勇敢地走向手術台。術後回美濃靜養、筆耕不輟的他，雖擺脫不了病痛的陰影，最終不敵病魔；但他那生命鬥士一般的精神早已鏤刻在日記之中。[129]

久為病痛所苦的鍾理和，對妻子獨力撐持家計重擔、長子鐵民患病、次子立民夭亡、長女鐵英營養不良，深感不忍和愧疚。他一再責怪自己不是一個稱職的丈夫和父親，卻擔負起生命之中沉重而無可奈何的悔恨與傷感，並形諸文字，在回憶和思念的獨白之中獲得救贖，逐漸撫平心靈的創傷。鍾理和日記責己切而益見其愛之深，他對妻兒的關愛實溢於言表，令人低徊不已。

參考文獻

公仲、汪義生，1989 年，《台灣新文學史初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六堆文化傳播社主編，2015 年，《鍾理和. 鍾浩東昆仲百歲紀念學術研討會專輯》。屏東：屏東縣政府。

呂正惠，1994 年 12 月，〈特立一代的鍾理和〉。《聯合文學》第 11 卷第 2 期：頁 97-

[129] 許素蘭便指出：「鍾理和卻每每將他那堅毅不撓的精神，投進悲苦、慘澹的現實裡面，使他的作品洋溢著澎湃的生命的鬥志，而讓讀者吸吮了更多面對殘酷現實的勇氣。」見許素蘭：〈毀滅與新生——試析鍾理和的〈故鄉〉〉，收入應鳳凰編著：《鍾理和論述 1960～2000》，頁 344。

98。

林秀蓉，2005 年 7 月，〈與白色瘟疫搏鬥的眾生相——鍾理和疾病書寫探析〉。《高雄文化研究》2005 年年刊：頁 259+261-282。

林慶彰主編，2004 年，《日治時期臺灣知識分子在中國》，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林衡哲、張恒豪編著，1994 年，《復活的群像——台灣三十年代作家列傳》。臺北：前衛出版社。

洪玉梅，2006 年 9 月，〈鍾理和「疾病書寫」探析〉。《屏東教育大學學報》第 25 期：頁 327-358。

彭瑞金，1994 年，《鍾理和傳》。南投：臺灣省獻委員會。

彭瑞金總編輯，2007 年，《鍾肇政口述歷史：『戰後台灣文學發展史』十二講》。臺北：唐山出版社。

楊照，1994 年 12 月，〈「抱著愛與信念而枯萎的人」——記鍾理和〉。《聯合文學》第 11 卷第 2 期：頁 102-105。

鄭清文，1971 年 9 月，〈讀《鍾理和短篇小說集》〉。《青溪雜誌》第 51 期：頁 69-78。

應鳳凰編著，2004 年，《鍾理和論述 1960～2000》。高雄：春暉出版社。

應鳳凰編選，2011 年，《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1．鍾理和》。臺南：臺灣文學館。

鍾理和作，鍾怡彥主編，2009 年，《新版鍾理和全集》。高雄：春暉出版社。

鍾理和著，鍾鐵民總編輯，2009 年，《鍾理和全集》。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鍾鐵民，2001 年 4 月，〈鍾理和的文學生活〉。《國文天地》第 16 卷第 11 期：頁 4-24。

簡炯仁編纂，1992 年，《鍾理和逝世卅二週年紀念暨台灣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要》。高雄：高雄縣政府。